

## 厝味

■柯远峰

“有几间厝,用砖仔砌,看起来普普通通,时常出现我的梦中,彼就是我的故乡……”一首耳熟能详的闽南语歌曲唱了半生。小时候唱它,只觉朗朗上口,长大后唱它,才懂其中的厝味,才知故园的炊烟,是游子心头永不结痂的疤,风一吹,就隐隐作痛。

厝对于每个人来说,是遮风避雨的屋舍,也是心灵的港湾。然而厝在闽南人心中,更是一部镌刻着族群记忆的立体史书,这份掺杂着海盐与泪水的厝味,被他们反复地咀嚼……

早年为了生存,下南洋的乡亲,一身孤胆,要么靠手艺,要么靠力气,把离开故土和亲人的无奈与不舍,转化为奋勇拼搏,硬是在异国他乡闯下一片天地,就为了早日荣归故里。

几时常听老一辈的人说,这些在侨居地的亲人,过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舒适,他们起早贪黑,省吃俭用,就想着能往厝内多寄些钱,让家人衣食无忧,头顶有瓦,还想着帮衬邻里乡亲,办校兴学……外曾祖父便是这样的一个人,然因劳累过度,延误病情,过早地就抱憾离世。以前的人家,头顶能有一片遮风挡雨的瓦,就是件幸福的事了。可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生,孩子长大了又结婚生子,需要的房间也变多了。这时,盖房子成了头等大事。但农耕时代,尤其是闽南地区,土地贫瘠,许多人吃了上顿不知下顿,要想赚几枚铜钱都是极困难的事,何况是想有间厝。所以父辈那一代,不是几个孩子同父母挤一张床,就是几家孩子凑一张用木板铺搭的“床”。印象

很深的是,我小时候有一回跟堂亲一起到一个亲戚家做客,晚间留宿时,主人把大把的稻草往地上一铺,大伙儿便席地而睡了。如今已忘了那晚跟我一起睡地板的究竟是哪些人了,只记得第二天醒来,大家都笑着互相帮对方掸掉身上的稻草。

改革开放后,穷则思变的咱厝人善抓机遇,吃苦当吃补,用双手堆砌了一座座石头房。慢慢地,大家族分成了一个个小家庭,夫妻有了属于两人的房间,兄弟姐妹也有了自己的天地。特别是村里办起了工厂,大家的生活有了盼头,累积个几年,一层的厝变成了双层,这时候,儿女成人,新人进门,小家又变成了大家。

爱拼敢赢的咱厝人,总是在大浪中不断摸索前进,寻找商机。当发展出现瓶颈的时候,他们又像老一辈的乡亲,选择背井离乡,闯荡江湖。这时的厝,于老人,是依靠,对于年轻人,是牵挂。不管他们在外过得好不好,逢年过节,都会回到故土,与家人团聚。就这样,年复一年,尽管游子们在外地也有自己的栖身之处,更有甚者买了洋房、别墅,但心里念念不忘的依旧是那故乡,都会想着叶落归根。这时,厝又浮上心头,即使老家已无人居住,仍是会想办法,找机会把石头厝翻建成水泥厝。当然,这里头不乏一些兄弟,因没有多余的土地可建,而协商共同把老房子拆下来重建。兄弟一人一层,热闹又独立,也是很好的主意。

从一层多家,到一座一家,再到一层一家,不管如何,厝在,家在,亲情在,这就是咱厝人对“根”的眷恋。

## 自行车的慢时光

■骆文环

我初参加工作那时候,泉州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非自行车莫属。清晨的阳光洒在街道上,一辆辆自行车如同流动的音符,编织出一幅生动的城市画卷。除了小孩以外,几乎人人都有一部自行车,它不仅是代步工具,更是连接家与工作的情感纽带。

上下班高峰期,大街上的自行车浩浩荡荡,挨挨挤挤,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那时的我们,骑车技术也是相当了得。在狭窄的街道上穿梭,既要躲避行人,又要防止与其他自行车发生刮擦。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,交织成一首欢快的城市交响曲。

而农民们骑车进城买泔水的场景,更是让人难以忘怀。他们在自行车的大后架上两边绑着两只大桶,盛满了泔水,上面还细心地放了菜叶以防溢出。尽管负担沉重,但他们骑起来却是左闪右避,飞快地在街道上穿行。那份勤劳与坚韧,成为那个时代泉州人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回想起那些青涩的恋爱岁月,我的自行车成了我们爱情的甜蜜使者。每当周末或假期来临,我便骑着它,载着心爱的女友穿梭在乡间小道,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。那时的我们,笑声洒满一路,仿佛整个世界都因我们的幸福而变得更加明媚。自行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,它更像是一座桥梁,连接着两颗年轻而炽热的心,让我们的爱情在每一次郊游中悄然升华。

随着爱情的结晶——儿子的到来,我的自行车又扮演起了新的角色。当儿子还年幼,上幼儿园时,我在自行车的三角钢叉上加装了一个藤编的小儿座椅。每天清晨,迎着朝阳,我载着儿子踏上前往幼儿园的路途。他的小手紧紧搂着我的腰,那份依赖与信任,让我心中充满了温暖与力量。下班时分,我再次骑上自行车,迎接儿子的笑脸,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随着儿子逐渐长大,他开始坐在自行车后架上,我们一起穿梭在城市的喧嚣中,上下学的路上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这辆自行车,见证了儿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,也承载了我作为父亲的责任与陪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摩托车开始占据街头巷尾,它们以更快的速度、更拉风的外形吸引了人们的目光。我也购置了一辆摩托车,体验着风驰电掣的快感。自行车似乎已成了过去式,静静地躺在角落里,蒙上了一层岁月的尘埃。

随着城市对摩托车的禁止行驶,电动车又成为新的宠儿。而我那辆曾经风光无限的摩托车,也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,我不禁开始怀念起那段与自行车共度的时光,那些简单却充满温情的日子。它不仅仅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,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是我奋斗历程的忠实记录者。



## 从青春水壶中舀起的星光

■吴敦蓉

给儿子的蓝色水壶灌水时,壶嘴忽然呛出几粒干瘪的菊花。这枚掉漆的普通铝壶,竟与二十年前同桌那只水壶如同镜像——除了缺了那道被三八线磨出的月牙痕。

初三年的午后,总是被燥热与汗水笼罩,空气中永远浸透着挥之不去的汗碱味。教室里风扇吱呀转动,却难以驱散那股黏腻的暑气。同桌的蓝色水壶,总是随意地斜倚在课桌那条显眼的裂缝旁,壶身布满了深浅不一的茶渍,就好似一幅未完成的写意水墨。每当我的塑料杯见底,口干舌燥之时,她就会默契地用壶盖轻叩桌面三下,笑着说:“南普陀的泉水,分你半盏。”我知道,那其实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白开水,可神奇的是,因为壶底沉着晒干的菊花,每一口抿下,都能品出山海间的悠悠回甘,那是青春特有的清甜,纯粹又美好。

年少的我们,总有数不清的奇思妙想。我们发明了水壶的专属暗语:壶嘴朝我,是“借我笔记”;壶嘴朝她,便是“老师来了”。那些早读的清晨,她总会像个神秘的魔法师,往壶里投入新鲜事物。有时是皱巴巴的罗汉果,有时是娇艳的玫瑰花,每一次的“加料”,都为平淡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犹记得那次月考失利,心情跌入谷底的我,对着试卷黯然神伤。她默默把水壶推到我面前,我抬起头,只见水面上悠然浮着一朵完整的玫瑰花,花瓣舒展,娇艳欲滴,她说:“喝下去,就能飘到想去的地方。”那一刻,那朵花,那杯水,如同黑暗里的一束光,温暖了我失落的心。

转学去厦门那天,天空飘着细雨,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。她把水壶郑重地塞到我怀里,紧紧握住我的手,嘴唇微微颤动,却什么也没说出口。我知道,那些没说出口的话,都藏在了这只水壶

里,带着她的牵挂与祝福,伴我踏上新的旅程。

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,一晃二十年过去。如今儿子的水壶,是超市里最普通的款式,不锈钢内胆光滑明亮,甚至映得出睫毛的细微颤动。我静静地站在窗前,望着儿子在小区里奔跑时晃动的壶身,他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,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就在这一瞬间,我恍然大悟,当年同桌说的“南普陀泉水”,并非只是简单的比喻,它原是指青春里所有的相遇都似山河奔流。那些我们以为会失散在岁月洪流里的人,那些看似各奔东西的人生轨迹,实则终将在某片广阔的海域重逢汇聚。此刻,那只锈迹斑驳的老壶,正静静立在儿子的书架上,它不再只是一只破旧的水壶,而是成为我和儿子,两个“少年”共享的第三条海岸线,一头连着我的青春岁月,一头通向儿子的年少时光,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温暖与力量。